

## 夕阳里的身影

金波

慢而踟蹰，他有些胆怯。老太太要不断地鼓励他，就像对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

“走得真好。再加劲！再加劲！”老太太说。老头儿始终不说话，面无表情，只管机械木讷地被牵引着往前走。

老太太给他唱歌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老头儿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把脚抬高一些。我们这是在行军呢！”老太太这么一说，老头儿忽然把脚步停了下来，他摆正了姿势，甩开了臂膀，抬高了脚步，向前开始走步了。

老头儿走得很认真，但他的臂膀与脚步的动作很不协调。“顺拐了！顺拐了！”老太太喊起来。

老头儿又停下了脚步，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老太太感觉自己心急了些，赶紧又牵起了他的手，继续往前走。他们走几步，老太太就重复一句“胜利在望，胜利在望！”就这样，他们一路喊着这句话。老头儿有节奏地走着，每一步都踩在节拍上。不知什么时候，他松开了老太太的手，和她并肩往前走着。

老太太又喊起了口令：“一，一，一二一！”她先用开了臂膀，正步向前走。老头儿侧身望着他的步伐，敬畏地跟着他的口令，也“一二一，一二一”地走起了正步。

老两口就这样变换着口令和歌声来来回回走了三圈。

太阳快下山了，阳光渐渐暗淡下来，他们向着夕阳回家走，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

珂珂又住院了。珂珂是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和往常不同的是，这回是她要我们去看她。这是个单间的病房，珂珂盘腿坐在床上，招呼我们落座便开门见山：“医生已经做了结论，我得的是癌症并已扩散。医生说我的存活期只有几个月了。”我的视线一下定格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惶恐，也没有一毫的

凄凄，有的是镇定与从容。她在说她自己吗？几个月？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几个月就没了？瞧她那直白的样子连我们都淡定了：医生在吓唬人。但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输了，几个月确实能抢走大家希望留下的人。珂珂走了，一个本不该走的人走了。突然留下了空白，一段嬉笑私语推心置腹中的空白。

缅怀吧，追忆吧，也许它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充实。

理事会常在珂珂家开，她捧着个电脑笔记本记录大家的讨论……“还有什么意见？”珂珂盯着电脑再问大家：“没有什么就这么定了。”她的眼睛仍没有离开电脑屏幕。“第二项能否这样写？”我建议。“哎呀，我已经把决议发到群里了。”做过老板助理的她吐了吐舌头。我的天，这也太快了吧，真是急性子。我忽然想起珂珂到我那里学画画，她说是医生建议的，可以磨去急脾气，看来效果不大。

珂珂初任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之际，时时感到有一股莫名的阻力。细问之下原来因作协历史问题被人另眼相看。珂珂不服，新的作协与它的过往没有

《中华读书报》国际版报道村上春树人围某国“劣性奖”，入围对象作品是他的《刺杀骑士团长》。

其实，较之人入围该奖的一些描写，我倒觉得这部长篇中的女性描写要优秀得多，试举几例：

△秋川真理惠的姑母说话方式非常安详，长相很好看。并非漂亮得顾盼生辉，但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自然而然的笑容如黎明时分的白月在嘴角谦恭地浮现出来。

△目睹她（十三岁美少女真理惠）面带笑容，这时大约是第一次。就好像厚厚的云层裂开了，一线阳光从那里流溢下来，把大地特选的区域照得一片灿烂——便是这样的微笑。

△年轻的姑母和少女侄女。固然有年龄之差和成熟程度之别，但哪一位都是美丽女性。我从窗帘

必然的联系。为什么我们还要无辜背这包袱？看似文弱的珂珂有着不折腰的气概，她说，我的脾气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底。果然，她认定了目标，一头就扎进去。她居然跑到了北京。一个月后她告诉我们，作协翻身了，顺带我们与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侨办搭上了关系。结出的硕果就是我们到云南寻找抗战滇缅铁路一路绿灯。

她五天的翻译工作三天完成。飞机上一面相识便成挚友，结果作协的年会开到了望不到边的农场。作家协会的刊物《新西兰文学》出了八期，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期刊能顺利出版，珂珂默默垫了零零碎碎的额外经费，估计千把元新西兰币。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群中不起眼也不张扬，却能干出令人刮目的成绩来。她外表柔弱看似逆来顺受，可骨子里永不放弃的劲头教男儿都汗颜。她家境富裕却从不显山露水，久战商场却仍情真意浓。她像一个邻家大姐和你细数家常，扳着指头计划着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可谁曾想她肚子里只有一米短的小肠，脾脏已割去，缺乏免疫力，随时有并发症的威胁。她是个病人，可我们从没见过她躺在沙发上发呆，永远是一个眼里全是活儿的大姐……现在看来，也许充实的日日夜夜更适合她。她已看到了自己生命之夜的尽头，却从不提起，还是开开心心过着每一天。“尽情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才会简单快乐。”她在书里这样说，这是她的箴言，也是她的实践。

谨以此文纪念冯蕴珂女士。

空隙观察她们的风姿举止。两人并肩而行，感觉世界多少增加了亮色，好比圣诞节和新年总是联翩而至。

△（她的耳朵）让我想起秋雨初霁的清晨树林从一层层落叶间忽一下子冒出的活泼泼的蘑菇。

如何？村上入围理由不敢妄议，也不宜公开讨论，但就同一本书中的女性描写而言，可谓只优不劣。

喏，将成熟女性笑容比为月而有别于传统的闭月羞花，将十三岁女孩笑容比为阳光而不同于常说的阳光女孩。至于圣诞节和新年联翩而至以及蘑菇之比，更是不落俗套，让人思绪稍事迂回后会心一笑。至于不是村上首创，我没做过专题学术研究，自是不能断言。何况村上本人也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大坦言：“事关比喻，我大体是从雷蒙德·钱德勒那里学得的。毕竟钱德勒是比喻天才。”

我还想说，中国写都市题材尤其写都市年轻人生态的作家不是没有，他们并不缺少才华，然而始终未能走出国门去进而满世界红一片。想

去年早春，与朋友去西山林屋洞看梅花，事后在一农家饭店午餐，太湖白水鱼、马兰头、纹纹头（鹅肠草）、炒土鸡蛋，四五家常小菜只只好吃。最是那款炒螺蛳，酱爆的，入味，鲜嫩，火候到位，吃得我不知今午何午、此地何地了。眼看班车时间将到，我边啁啁指使慧子帮我把保温杯里的茶叶倒掉，想把碟子里尚未吃的十多只螺蛳装进去，慧子不干，说会“腥气呱呱”的。我说你们去车站排队，我再吃一阵，车来了叫司机等等我。我拼命吃，等还剩六枚时，看大玻璃窗外等车的人齐刷刷地一起往右看，心想这下车真来了，丢下手，吼一声“再看”，疾步如飞。等跑到跟前再看，那辆公交还慢悠悠地没有进站呢！一时后悔。想念那碟子中央躺着的那六颗螺蛳。仿佛看见服务员已将它们倒入垃圾箱，心痛难已。心里怪罪慧子，也怪罪自己耳朵软。结果，说出口的是一句：“我蛮好拿六只螺蛳一记头塞勒嘴巴里，上车后再一只一只挖出来嚼。”

朋友闻言大笑，说座中就你吃得最多，面前的螺蛳壳已堆成小山

## 雅戏

（中国画）

李知弥



到这点，我就颇有寂寞之感。村上把日本故事向世界人民讲得那么好——其作品外译，2015年即已超过五十种语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村上走红的原因，据村上本人推测，一是故事有趣，二是文体具有渗透力。那中国故事何以走出去呢？几年前在广州同福建作家陈希我对谈当中我问过他。他略一沉吟，回答说讲故事不难，难的是讲故事的调调以及由此生成的艺术情调。去年6月在浙江大学和许钧教授、作家毕飞宇

座谈时我提起这点，也似乎得到了他们两位和在场不少人的认同。自不待言，讲故事的调调就是文体。这意味着，中国作家之所以未能像村上那样走向世界，较之故事的有趣，恐怕更

是由于我们讲故事的调调或文体还缺乏“渗透力”。

毋庸讳言，提起文体修辞，每每被视为高考作文套路，甚至看成文字游戏，看成花言巧语的广告策略，而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修辞的本质及其特有的渗透力。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扫一扫我们的媒体，尤其网络媒体文章

就知道了，一口一个“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了不起……“非常”后面何苦非加“的”不可？莫名其妙！况且，除了“非常”，就不能用其他大体相近的程度副词？例如“十分”、“分外”、“格外”、“极其”、“极为”、“甚为”，以及“实在”、“的确”、“确实”，还有“很”、“太”、“极”、“甚”、“超”等等。不仅如此，结尾处还往往千篇一律问一句：“对此你怎么看？”语言苍白贫乏到了何等地步！语言的苍白，意味着内心的苍白；语言的贫乏，意味着精神的贫乏。是时候关心文体了，是关心文体艺术的时候了！

## 一个不该走的人

（新西兰穆迅）

大李五十多岁，开的是轧面店，也就是用面粉加工面条、馄饨皮之类的。我们这个小镇上的人中午主食是米饭或面食，晚上一般都吃粥，因此，大李的生意主要在上午，下午较少。遇上双休日或节假日，在外打工的回家看望父母和儿女，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包馄饨、拉家常；而平时在单位上班的工作忙，只有假日才有空坐下来包包馄饨。这些日子大李的面店便顾客盈门，大多是来买馄饨皮的，忙得他不可开交。

大李的轧面店不大，一间店面房，也就二十平方米左右。屋里一台电动轧面机，一张切面桌，一只和面的大木盆，东南角堆放着几十袋面粉。虽简陋，却干净、整洁，无论是屋面还是墙壁，几乎一尘不染。镇上还有两家轧面店，可他们的屋内面粉粉尘到处都是。两相对比，可见大李的难能可贵了。

一般是上午七点左右，大李骑着他的旧电动车来到面店。打开店门，扫地，擦桌子，拿掉遮盖面车的白布。然后在水龙头上洗干净双手，开始工作：和面、轧面、切面条或馄饨皮。这几道工序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复杂。比如说和面吧，首先要掌握好面粉和水的比例，还要看顾客需要什么样的面，如果是刀切面，就要多加点水，多揉揉，这样的刀切面才筋道。轧面呢，面条皮要轧三四次，馄饨皮要轧五六次。顾客有特别需要，就是要求馄饨皮特别薄的那种，则要轧上七八次。至于切面，花样就更多了，有要宽面条的，有要细面条的，也有要不宽不窄的，还有要圆面条的。不管顾客有何需求，大李总是尽量满足。十元、二十元的“大”生意他自然做，

## 面店“老板”大李

吴建

一元二元的小生意他也不嫌少。有时到了中午面卖光了，他正要赶回去吃饭，突然来个顾客说，今天一个人在家想买一块钱的面条回去凑合一顿，他二话不说，照做不误。大李不光服务热情，他轧的面质量也好。顾客们都说他面下在锅里不糊不粘，吃到嘴里口感好、有韧性。

大李卖面更是厚道。假如电子秤上显示五元二角、三角，他只收五元整，顾客要十元馄饨皮，而电子秤上正好是这个数，他都会再加上几张皮子。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是我们这里的“中元节”，家家户户都要包馄饨来祭祖。这几天镇上几家面店都特别忙，大李的面店更是门庭若市。他全家三口全上阵通宵达旦都忙不过来，还要请来几位亲戚帮忙。其他两家面店都趁机大涨价，而大李仍



## 螺蛳啣啣

翁敏华

了，“咋还不过瘾？”由此她们知道我喜欢吃螺蛳，并知道我擅长吹螺蛳。去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在辽宁鲅鱼圈，傍晚到海边拍落日，去得早了点，闲溜达。忽闻一渔妇曼声吟哦：“香螺海鲜——，热乎的——”，立即心跳加快，拾阶而上一问，只剩最后一把香螺了，十五块钱买下，外赠的几根牙签用于挑食。我迫不及待。与我们惯食的圆咕隆咚的螺蛳相比，香螺小而尖，屁股不扁，里面的头和大海里游来的小精灵，自然地带着点咸味，一点都不腥。听渔妇说，她只用水煮，原汁原味，令人味蕾大开。用一句广告语形容：“根本就停不下来——”。一边吃，一边和渔妇有一搭没一搭聊着，仅半个小时，两个女人就把彼此的人生轨迹弄清个八九不离十。那渔妇，长得有几分姿色，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山里，夫妻俩来鲅鱼圈打工，男的捕捞，女的买卖，

和平时的价钱一样，一分不涨。如是，顾客们纷至沓来，到深夜十二点来买馄饨皮的顾客都络绎不绝，以致排起了长队。过了中元节，有的顾客给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他节日期间每斤涨个三五毛，他就能多收入上千元。可大李笑笑说，钱怎样挣都行，但就是不能昧良心钱。

大李十几年前从一家工厂下岗，他妻子是个家庭妇女，开始就靠微薄的下岗费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开了这家面店，虽然收入不高，但一家人的小日子逐渐过得滋润起来，从他整天乐呵呵的脸上能够读出他对生活很满足。

## 十日谈

平凡中的伟大 责编：殷健灵

每天骑摩托车来往于海滨和出租房之间。我是她今天的最后一笔生意，她卖完了，却并不离去，给我照了一组像，张张沐浴着斜阳柔光，好看得很。

坏了，光顾吃和说了，眼看要错过落日了，三步并作两步下到海滩，还好，终于照到自己心仪的“夕阳红”了！跟渔妇妹妹挥手拜拜，回住处，手里还拎着没吃了的香螺，一路上忍不住忍，忍不住，则停下脚步伸手抓摸再挑一个送进嘴里，可以咀嚼品味老半天呢！

我还边吃边发朋友圈。最是慧子、丽子灵敏，马上联想到西山农家饭店那永失我爱的六枚螺蛳！哦，湖边损失海边补。寸螺不让，我今天可要吃尽最后半颗香螺、不放过最后那颗长得歪歪斜斜的畸形螺！

转眼到了己亥年。惊蛰那天，偶上菜场，发现已有青壳螺蛳卖，哇，是了，又到去年忍痛割爱的日子。屈指数来，离清明一个月不到了，苏州人不是说“明前螺，赛吃鹅”么？赶紧吃。若一个星期吃两顿，能有几顿？即便隔日吃，也没有几顿，今日不吃，更待何时！买下一斤，拿回家清水养着，还滴了几滴香油，让螺蛳乖乖地吐出肚子里的脏东西。

下午接到丽子电话，说慧子搞到一条太湖野生黑鱼，邀我共进晚餐，我说我已买了螺蛳，“拎过来！”拎过去一看，孝芝新包的饺子也拎了过来。作为主人的丽子，又是牛肉又是蚕豆的，都是时鲜货。四个吃货将数盘时鲜货盘盘吃得底朝天。

吃完了顿悟：去年啣赶车螺蛳的，正是我们四人。年年岁岁螺相似，岁岁年年人亦同。这才惊觉：原来今年“惊蛰”，惊的是我们肚子里的馋痾虫！

